Revival of Hebrew 希伯來語的復活及復興 （影片中文字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gjq8uqQ79E>

1881年，以利亞撒‧柏曼年23歲，帶著不可能的任務前往巴勒斯坦  
要讓希伯來語成為在其古老國土上重生的猶太國之母語  
長達1500年之久，希伯來語一直都不是口說的語言  
就連現代錫安復國主義之父赫爾次，都認為希伯來語是不可能恢復的  
在1896年他寫道:  
'我們無法用希伯來語彼此交談'  
'我們當中有誰對希伯來語熟悉到足以用那語言買火車票'  
'這是不可能的事'  
但以利亞撒卻不以為然  
他出生在俄羅斯帝國一個立陶宛的小鎮上  
在啟蒙運動思想的薰陶下  
他閱讀了歐洲的獨立運動，以及早期猶太民族復國功業  
以利亞撒突然靈機一動  
'這意念如同閃電般在我眼前一閃而過，有個奇怪的聲音在我裡面呼喊:'  
''以色列及其語言要在我們先祖的故土上復興!''  
以利亞撒在巴黎攻讀醫學時，他因久咳不治而痛苦  
他寫信給他的未婚妻底波拉說:  
'我必須告知妳我去看了奈特醫生'  
'他說我罹患肺結核'  
'我的肺受到嚴重感染，他囑咐我必須立刻停下學業'  
但這消息反而更加深了他的決心  
'我感覺自己像是被判了死刑一般'  
'基於這個緣故我不眠不休地工作'  
'將為何猶太世界重回我們先祖故土的原因如此重要書寫在紙上'  
1879年他表達個人思想的首篇文章，刊登在維也納希伯來月刊'阿沙赫'  
標題為'當務之急的問題'  
他署名為班‧耶戶大─猶大之子  
為了實現他的計畫，班‧耶戶大移民到以色列，接著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統治下  
底波拉陪同他一起移民  
他們四處面臨悲慘貧窮的景況  
底波拉後來承認說:  
'要是那天有個意念能夠把我帶回歐洲，我就會馬上消失'  
猶太人說意第緒語、拉丁語和許多其他語言  
班‧耶戶大哀傷地說:  
'我們猶太人說七十種不同的語言'  
'但是我們當中卻沒有一人說我們自己的語言，'  
'今天猶太隔離區的語言像痲瘋病一樣緊緊黏著我們'  
以利亞撒受聘在一間法語學校擔任希伯來語教師  
他採用一種浸泡式的語言教學法，用希伯來語教希伯來語  
對於自己的長子他更是極度地使用這種浸泡方式  
他告訴他的妻子說:  
'底波拉，將近兩千年以來，妳將會是第一位說希伯來語的母親'  
'而我們的孩子則會是這麼多世紀以來'  
'出生在世上唯一只聽見我們自己古老語言之美的嬰孩'  
班‧耶戶大說:  
'我們害怕我們房子的牆壁，害怕房間裡的空氣'  
'唯恐孩子會聽見外國語言'  
這孩子直到四歲才開口說話  
班‧耶戶大的朋友因而擔心他對語言的狂熱會使孩子成了啞巴  
但到了五歲，這孩子已能說一口流利的希伯來語了  
班‧耶戶大也開始發行了希伯來語報刊  
叫做 'HaTzvi'或'小鹿'  
在這份報刊上他每週介紹新的單字  
隨後他便著手進行他最偉大的計畫─古代與現代希伯來文字典大全  
這本字典最後完成時共有17冊，有6冊是他在世的時候完成的  
以利亞撒編纂他的字典時總是雜亂無章地  
文字散亂地分佈在各處  
以利亞撒甚至曾一度'漏掉一個字'，這個字他找了數個月才找到  
班‧耶戶大的字典是一部學術性的著作  
當字典的第一冊出版時，光是Kee(因為)這個單字就佔了24欄  
他列舉了335個希伯來文'不'的用法，以及210個'是'的用法  
如果他的筆記遺失了，數個月或者數年的研究也便隨之失去  
這個'漏掉的字'最後終於找到了，在他褲管的袖口上  
班‧耶戶大因而招致了不少敵人  
耶路撒冷的傳統猶太人認為將神聖的語言作為日常生活的口語是褻瀆不敬的  
班‧耶戶大也批評光明節體制，因為宗教猶太人藉此吸取海外的捐款維生  
緊張的情勢高漲到一個程度，傳統保守派猶太教當權者兩次宣布嚴肅的禁令─  
先是他的報刊，接著是班‧耶戶大本身  
要是有一個猶太人進到班‧耶戶大的家中，他就要受處分  
班‧耶戶大遭受更嚴重的打擊  
他的妻子底波拉受到他的傳染也罹患了肺結核  
她死於1891年春天，年37歲  
給以利亞撒留下了五個年幼的孩童  
而在短短一年之內，白喉流行病又奪走了其中三個孩子的性命  
就在他人生低潮的時候，底波拉的妹妹從莫斯科來到耶路撒冷嫁給他  
她取了希伯來名'Hemda'  
她為以利亞撒又生了另外五個孩子，並且成為像底波拉一樣的得力助手  
儘管班‧耶戶大盡心竭力  
在二十世紀初，聖地上還是少有人說希伯來語  
這情況在第二波回歸以色列的猶太人抵達時改變了  
在1904年~1914年來了新的一班移民  
這些先驅者當中有許多人跟班‧耶戶大一樣對希伯來語狂熱  
作家Y‧H‧ Brenner說:  
'只要我們還活著，希伯來語就是我們的靈魂'  
'沒有它我們就失去了生命'  
有些人仍保留意第緒語  
Neta Harpaz是第二波歸回以色列的猶太先驅  
他在會議上脫口而出:  
'我以愛接受在聖地上一切的苦難'  
'在饑餓的情況下，我破碎自己投入艱苦的勞力'  
'我的瘧疾並沒有減輕'  
'難道這一切對你們而言都是小事嗎?以至於你們試圖偷走我的語言'  
'這是我出生、成長的語言，也是維繫我靈魂的語言'  
'你們竟要我在這聖地上成為啞巴嗎?'  
希伯來語日漸強盛起來  
在1905年第一所希伯來語高級中學 Herzliya Gymnasium成立了  
於隔年成立的 Bezalel藝術學院也以希伯來語作為該學院的學習語言  
決定性的時刻則是在1913年的'語言戰爭'  
經營不少間德籍猶太人學校的'以斯拉基金會'，決定在海法成立一所技術學校  
這所學校將命名為'中等技術學校'  
以德語教學，接著才是主要的科學語言  
支持希伯來語的人群情激憤  
班‧耶戶大告訴這位由德國贊助之學校的校長說:  
'你可以把話傳到柏林'  
'要是這項規定不立刻更改的話，將會有血流在海法的技術學校階梯上'  
並沒有流血事件發生  
但是一場精心策畫的集會遊行和示威抗爭活動隨後展開了  
最後，希伯來語勝利了  
班‧耶戶大於1922年逝世，年64歲  
臨終前他所編著的最後一個字是'Nefesh'  
其希伯來文的意思是'靈魂'